

点燃梦想的“火光”

■火箭军某部一级上士 翁文龙

我和我的勋章

1月3日,单位表彰大会的第二天,人力资源干事彭佳松找到我,将一枚缀着数字“2”的三等功勋章交给我,开心地向我祝贺:“新年礼物!”

我打开衣柜,拿出常服,把这枚新的荣誉勋章换上去。去年,全军官兵陆续佩戴军人勋章,我的胸前戴上了两排6枚勋章。在基层部队,我们身着常服的机会不多,可我还是第一时间把勋章佩戴好,每当打开衣柜时就能看见。这些勋章,代表着荣誉,更浓缩着我一路走来的收获和感悟。

时间的指针拨过16年,在我的两枚军龄章上留下“年轮”般的16道杠;“兵之初”点燃梦想的“火光”,是那枚优秀基层官兵三级荣誉勋章的开端,让我认识到何为军人的使命;一级卫国戍边纪念章勋章,见证着我扎根高原的承诺;缀着数字“2”的三等功勋章和数字“7”的平时个人嘉奖勋章的背后,是我身为新闻报道员记录下的身边战友一个又一个动人故事……



训练不怕苦 打仗不怕死

前年,我主动申请前往西北高原。我想,这样就能离战场更近一些,离“火光”更近一些。

2008年,一个特殊的年份。汶川抗震救灾、北京奥运会开幕式……军人的身影闪耀在电视屏幕上,也跃动在我的心间。那一年,高中毕业后我参军入伍,从山东泰安奔赴地处西南边陲的原第二炮兵某旅参加新训。

与我的家乡不同,冬日的南国青山如黛,但绵绵细雨中的阴冷潮湿让我很不适应,在层峦叠翠间迟迟找不到归属感。

直到那一天,新兵连组织参观,我和新战友走进测试大厅。我相信,每个初识“神剑”的人,都会被那一幕深深震撼。硕大的空间里,我们能看见的,仿佛只剩下导弹的身影。车顶上,几名“小小”的号手正来回奔跑……

“导弹发射的瞬间,先是看见一种火光,接着是巨大的轰鸣和震动……”班长黄宁刚刚执行完发射任务,有些兴奋地向我们讲述“神剑”腾空景象的“看见一种火光”——那一刻,这个印象刻进我的心里。我告诉自己:来了部队,就要当个好兵。到了二炮部队,就要成为一名导弹操作号手。

然而,当时我的新训成绩几乎排名垫底。班长黄宁得知我的目标后,鼓励我说:“勤奋永远比天赋更重要。”在他和其他战友的帮助下,我一路迎头赶上,变成各个课目全优的新训“排头兵”。

几个月后,我们进入抗道开展实战化密闭生存训练。告别了太阳和月亮,我们只能数着钟表上的指针“过日子”;刺鼻的机油味混杂着其他味道钻入鼻腔,让我无时无刻不想念外面清新的空气……

这样的环境,对身心来说都是一种考验。一天,我偶然间发现矮矮的抗道顶端,一个小小的“太阳”在角落里“发光”。班长刘启报告告诉我,那是之前参加训练的官兵用红纸剪成太阳的形状贴上去的。

“没有太阳,我们就升起太阳。”刘班长的话在我的脑海里回响。深夜,我辗转难眠,心里突然明白,无论环境多么艰苦,前辈们都是守着心中的那抹“火光”坚持下去的。

这份坚持,激励着我和战友们通过考核,拿到导弹操作号手的“上岗证”,不久后奔赴西北高原执行一项实弹发

射任务。那里的环境更加恶劣。疾风掠过,帐篷里的床褥上总是蒙着一层沙土,夜里我和战友们还要轮流去检查帐篷的地钉是否被风拔起……即便如此,我们没有一句怨言,因为我们知道:这里是“考场”,更是“战场”。

数十天后,终于迎来发射的日子。随着点火指令下达,我站在人群中望向远方——火光闪烁,导弹从烟尘中腾空而起,长长的尾焰划破长空,雷音似的声音席卷大地而来……对讲机里传来成功命中目标的消息,戈壁滩上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。

当梦想的“火光”照进现实,所有的付出就变得有意义。2009年底,我因成绩突出被评为优秀士兵。我想,怀揣梦想点燃心中的“火光”,履行胜战的使命,就是对导弹兵最大的褒奖。

那一年的经历,让我收获良多,也成长许多,当初那颗动摇的心早已坚定。为了争取长期服役,入伍第二年我考上军校成为士官学员。2012年毕业

先是抡锅铲勺,用铁锅盛沙子来回翻炒,一个月下来双臂肿了一圈。再是刀工,我主动承揽了所有的配菜工作。后来,炊事班长总是一个劲摸着我的肩膀夸道:“还是文龙砍的猪蹄子板正,没有一点碎骨头渣子!”

一年后,我考取了厨师证。那年年底,我被评为“优秀士官”。我的内心更加笃定,不论在台前还是幕后,不论是导弹兵还是炊事兵,都有各自的使命和奉献。只要扎下根,就一定能够干得出彩,干出成绩。

也是在那一年,宣传科下发通知,抽调战士从事新闻报道工作。我了解后得知,报道员要深入任务一线拍摄报道。想到能再次目睹导弹腾飞画面,我主动报名,因日常表现优秀成功入选。

2016年5月,我第一次前往戈壁大漠拍摄某靶场哨所官兵的生活。也许是太久未与哨所以外的人聊天,我一同起来,战友们就激动地讲个不停——分队队长王浩带领大家在戈壁滩施工,因为昼夜温差太大,早晨起来发现暖水壶全部结冰爆裂;司机李哲执行任务路过荒滩时车坏了,夜间等待救援时遇到狼群,直到天亮时狼群才散去;班长盛德华因公负伤,待完全恢复坚持要求回到任务一线,带头开工……

听了这些不为外人所知的故事,我一边认真地记在本子上,一边悄悄酸了鼻子。“关窗!沙尘暴来了!”突然,战士张年发出一边呼喊,一边不由分说拉着我钻进地窝子。

肆虐的沙尘暴刮了两天两夜。第一次经历这样恶劣的天气,我不禁心有余悸。可看到战友们把房顶上“以阵地为家,以艰苦为荣”的大字再次擦亮,听到他们清扫沙土时的欢声笑语,我告诉自己,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平凡又不平凡的故事。

2018年深秋,我跟随任务分队赴海拔4000多米的某无人区执行实弹发射保障任务。一天,由于山洪暴发水位上涨,设备机房被淹。号手们为了抢修设备,穿着涉水裤、拖着皮艇便踏入冰冷冷水中。为了保护设备,他们牵着皮艇却不愿乘坐,把有限的空间留给他们视若生命的设备。战士范迪迪不留神踩在水底的石头上崴了脚,却推开战友的搀扶,招呼着“先管设备”……抢修结束后,和大家一同返回岸上的我过了许久双腿才恢复知觉,但看着相机里战友们的身影,我只觉得心头火热。

离别之际,战友们请我给他们拍一张合影。拍完后我把相机递给他们传看,大家都说很好,却不约而同地提出让我帮他们“把脸修一下”。

我把照片放大后仔细一看,数十天的奋战让他们的脸被高强度的紫外线晒黑了皮,一张张20多岁的脸庞有了40多岁的“痕迹”。后来,单位举办一次摄影展,这张照片被我特意挑出来,张贴在照片墙的最中央。

采访归来,我常常坐在办公室,望着窗外远方高耸入云的大山努力回忆,不想遗漏听到、听到的每一个生动画面和感人细节。把战友们的事迹诉诸笔端和定格画面的我,仅2018年就刊稿200余篇。当年年底,我荣立三等功。

2019年1月16日,我身披“三等功”字样的绶带上台领奖。望着台下一张张笑脸,我只感到胸腔一阵滚烫——是战友们的事迹成就了我,我要更加努力讲好我们的强军故事。

为了丰富新闻报道内容,我开始自学相关技能,渐渐承担起海报制作、视频剪辑等工作。即便如此,我还是常常

感到“本领恐慌”,不断寻求新的突破,甚至萌生出拍摄一部纪录片的想法。

2019年国庆节前夕,为了采集几组新闻镜头,我前往某油库拍摄值班官兵的日常生活。进入库区,山脊之下,一间阳光棚和几间平房就是战友们的生活区。阳光棚里,沿着墙根展开的一条小小绿化带里,开满了粉色、白色、红色的花朵。

“这些是格桑花。”班长罗涛指着花朵对我说,“去年,我们从后山移来,今年全都开了花。”

原本,我只是想采集到足够的镜头便返回,但看着这一幕,我突然有些好奇,这些节假日仍然守在战位的战友们,是如何度过国庆假期的?我决定留下来。

巡逻、休整、检查洞库——油库值班员的“三点一线”很单调,即便在国庆期间,他们也几乎没有休息时间。可短短几天,我依然看到许多动人的场景——

国庆节第一天,罗涛不知从哪里掏出3面小红旗,巡逻前把红旗别在每一名巡逻战士的左臂上。夜里,罗涛养了近10年的大黑狗挣脱铁链后失踪,我和战友们打着手电筒四下寻找,最后在库区边一处铁丝网里发现被缠住的大黑狗。大黑狗获救后,罗涛把头埋进它的脖颈,一个劲地哭:“大黑已经跑过两次了,它知道自己要走了……”

我把这些镜头都如实地拍摄下来。临走前,罗涛带着我又走了一遍巡逻路。他指着库区里开满的格桑花问我:“文龙,你知道为什么只有库区里有格桑花吗?”

我摇了摇头。他有些得意地告诉我:“因为库区外的格桑花都被牧民的羊吃掉了。我们常年库区巡逻,羊进不来,所以只有库区里才能看见格桑花。”

那个瞬间,我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情感——这些摇曳的格桑花,就是我们坚守的官兵。

回到单位,这部名为《我的国庆巡逻路》的纪录片在单位礼堂播放。播放完毕,短暂的沉默过后,领导带头鼓掌,紧接着热烈的掌声响彻整个礼堂。

“这部片子拍得好!”领导的评价让我有些惭愧,我知道并不是我拍得多么好。我望向大屏幕大屏幕上油库分会场的实时画面,看到罗涛和战友们坐着一动不动。后来罗涛告诉我,其实那一天,他们自己也看红了眼眶。

自2019年起,我拍摄剪辑的数十条短视频在互联网各平台播放,点赞数超过500万次。让我感动的是,这些短视频发布后,许多退伍的战友给我发来消息:“文龙,几年过去,哨所的变化怎么这么大?”“下次再去,记得把我放在荣誉墙上的那块石头拍个特写!”看到这些消息,我的心里有种特别的满足感。

不懈的努力,也换来许多收获。2020年,我被评为“四有”优秀士兵,2021年、2022年又连续获嘉奖,2023年12月,我再次荣立三等功。

2024年1月2日,单位召开表彰大会。因为在会场进行拍摄,我没能上台领奖,但并不觉得遗憾。即将服役期满的我,倍加珍惜每一次面对战友们按快门的机会。

临近最高服役年限,我的军旅故事的结局尚未可知。然而,凝视一路走来获得的两排6枚勋章,我的心中早已有了答案——

争取延期服役,来年再立新功!(何东翰整理)

题图左:翁文龙的勋章。

题图右:翁文龙近照。

图①:翁文龙(中)与战友分享摄影技巧。

图②:火箭军某部官兵在高原执行保障任务。

供图:何东翰、曹景一、彭海洋

制图:唐硕



新疆阿尔泰山深处,年味还未散尽,素有“雪海孤岛”之称的新疆阿勒泰军分区红山嘴边防连,以一场特殊的仪式喜迎元宵佳节。

上午10时,5名今年即将退伍的老兵从马厩牵出自己的“战友”走向训练场,与5名新兵一一对应,站成两列。

“现授予张德等5名新同志军马。希望你们把军马当成自己的战友,与它并肩作战,守好祖国边疆……”连队指导员李阳下达命令后,老兵们一一将缰绳郑重地交到新兵手中。

虽然把陪伴他们走过军旅生涯的“战友”托付给新兵,但在授马仪式结束后举行的迎元宵活动中,老兵们还要与“战友”亲密合作,完成一系列小比赛。由于这些比赛都在马背上进行,官兵们称之为“军马闹元宵”。

“军马闹元宵”是红山嘴边防连的元宵节保留活动。2016年元宵节,正值封山期,红山嘴边防连官兵原计划像往常一样举办一场元宵晚会。当时,新兵们在进行骑乘课目训练,军马饲养员黄国英提出一个想法——和军马一起欢庆元宵节。“它们是咱们的战友,一起闹元宵也能丰富大家的节庆活动。”黄国英说。

不少官兵对这项活动很感兴趣,连队主管就让黄国英负责活动的组织筹备。从最初的赛马比赛,到军马队列、军马过障碍等小比武,再到“马背拔河”“马背寻宝”等小游戏,这些年“军马闹元宵”活动越来越丰富多彩。

今年元宵节前夕,连队以“龙腾虎跃”为主题,征集“军马闹元宵”的小游戏。上等兵马天赐提出的两个游戏“马上投篮”和“抢灯笼”,经投票后成功“跃身”闹元宵活动。

“大家平时都喜欢打篮球,‘马上投篮’可以让战友们换个方式切磋切磋球技。”马天赐说,“灯笼代表着红红火火,希望新的一年里战友们都生龙活虎,心想事成。”

“军马闹元宵”活动结束后,不少官兵和军马一起合影留念。新兵张德来自广东,下连后身处茫茫雪海,一度有些不适应,不时流露出想家的念头。合影后,他找到班长曹义明说:“班长,照片帮我多洗几张,我要把照片寄给父母,告诉他们我有了一名亲密的战友,一定会在部队好好干下去。”

上图:新疆阿勒泰军分区红山嘴边防连官兵在马背上展示元宵对联。

幸桂浩摄

雪海孤岛,和军马一起闹元宵

■张辰欣

官兵感言

一根马鞭寄深情

■新疆阿勒泰军分区红山嘴边防连中士 海浪

今年1月连队换防,老班长黄国英下山前把一根马鞭交给我:“小海,我回去陪你嫂子过个年。今年的‘军马闹元宵’活动就交给你了,这根马鞭作为奖品发给赛马冠军。”

“军马闹元宵”活动开展这些年,颁发过很多奖品,但用马鞭当作奖品还是第一次。大家都知道这是黄班长心爱的宝贝,报名赛马比赛的人很多,其中也包括我。

2021年初,我们十几名新兵坐直升机来到连队。透过直升机的舷窗,我们看到一群军马正在马场里飞奔,好像在欢迎我们的到来。当时我就想,要是有一天我也能骑上自己的军马该多好。

我被分到四班,成为军马饲养员。一个星期后,我第一次跟着老班长黄国英去打扫马厩。满地的马粪和难闻的气味让我有些抗拒,可黄班长换上工作服就埋头干起来。看他干得那么起劲,我有些不好意思,拿起铁锹照着他的样子铲起马粪。

我看到墙上挂着一根马鞭,黄班长告诉我,那是一位哈萨克族牧民送给连队的。10多年前,连队官兵巡逻时帮一位牧民把快要越界的马群赶回来,这位牧民为表示感谢,把这根马鞭送给连队军马饲养员。

时间一长,我发现黄班长放马或骑马执勤时都会随身带着这根马鞭,虽然他很少用到。见他如此“宝贝”,这根马鞭,我不免有些好奇。黄班长说,别看这根马鞭看上去黑黢黢的,可马鞭上一道道划痕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。

“有一次我们冒着大雨去老金沟找马,天快黑了还没找到。军马‘追风’在乱石堆里一打滑,我手中的鞭子掉到地上,被滑落的石块砸中,留下一个豁口……那一年去西线巡逻,翻过一个接一个的达坂。20多

天后历尽千辛万苦回来,鞭绳也磨短了一截。后来,我骑马带连队军医去为牧民家的孩子看病,这家牧民悄悄给马鞭换了新的鞭绳。就这样,马鞭跟了我一年又一年,成了我的‘老伙伴’。”

黄班长讲得不动声色,我却听得入了神。2022年春节后的一天,连长找到我:“想不想在军马饲养员的岗位上干干?”还没有思想准备的,我一口应了下来:“我愿意!”后来回想,那一刻我在潜意识里是想成为一名像黄班长那样的军马饲养员。

培训归来,我成为军马饲养员骨干。可我深知,在有着十几年丰富实践经验的黄班长面前,自己仍是名小学生。有一次,军马“清风”被铁丝网划伤了右前腿,我没有在意,觉得过几天就会好。可黄班长却把马放倒,把我叫到跟前:“你看,伤口已经化脓了,要是及时处理后果很严重。”说着,他拿出药水和镊子,熟练地帮“清风”清理伤口。没过几天,“清风”又活蹦乱跳了。

今年的赛马比赛中,我和其他几名参赛者都不甘示弱,在直道上不分高下。一个急转弯后,我和下士艾孜买提冲在最前面。我紧盯前方的终点线,心里默念着:“加速!加速!”最终,我在激烈角逐中险胜一筹,获得第一名。

下马时,我的双腿还直打哆嗦。不过,站在领奖台上接过马鞭的那一刻,我心想如果黄班长在现场,我一定冲过去给他一个拥抱。

获得马鞭的同时,我还收获了一份额外“奖励”:带着新兵骑马走一遍巡逻路。巡逻分队排成一列,没膝深的山坡深一脚浅一脚踩着没膝深的积雪。我握着马鞭走在一旁,学着老班长的样子,给新兵们讲述连队前辈西线巡逻的故事……



②